**小鳥保母**

作者：梁秉中

 敏兒近來交上了鳥運。

 一天，大家正在課室上課，窗外突然呼的一聲，捲起一股「藍風」。

 「啊！」同學們齊聲呼叫。

 「啊！」老師也同聲呼叫。

 一隻天藍色的小鸚鵡，飛到敏兒的桌上，神態自若地走了兩步，然後開始用喙撥弄翼下的羽毛。

 小鸚鵡撥弄羽毛，發出了卜卜聲響。同學們不約而同哄笑起來。

 藍鸚鵡被同學的笑聲嚇得疾飛了幾下，但很快又再落到敏兒的桌上。

 「牠很喜歡你呢！」老師笑着說。

 敏兒不由自主地伸出雙手，輕輕把小鸚鵡圍在掌心。小鸚鵡也不見得怎樣掙扎。

 「你要收養牠嗎？」老師打趣說。

 大家都笑起來。

 敏兒不知如何是好。放走牠，又捨不得，捧着牠，又怎樣上課呢？

 「好吧。我替你找個盒子。」老師一向嚴肅，今天竟有這樣的提議。

 放學後，敏兒把小鸚鵡帶回家裏。她曾有飼養小鸚鵡的經驗，還保留着以前用過的鐵籠。

 這是敏兒的第一個鳥運。想不到她的第二個鳥運在她一到家門就出現。

 捧着藍鸚鵡的敏兒，在家門口看見一團毛茸茸的東西在她腳前滾過。滾了一會兒，那團東西竟跳躍起來。

 啊！原來是一隻剛學飛的小麻雀，牠身上的羽毛被雨水沾濕了，飛不起來。敏兒連忙跑進屋內安放好小鸚鵡，再飛跑到大門找小雛鳥去。

 只聽到門外鳥聲大作，一隻麻雀焦急地跳來跳去，啾叫個不停。

 敏兒心想：那一定是失去了雛兒的母鳥，怪焦急，怪可憐的。

 雛鳥不在原來的地方，卻在門後蠕動着。敏兒小心翼翼地抱起小雛鳥。

 門外的麻雀啾叫得更響了，彷彿認為敏兒擄走了牠的小雛。

 「吱吱，吱吱，吱吱。」

 「吱吱，吱吱。」小雛聽到了母鳥的叫喚，立刻作出回應。

 敏兒從衣袋中取出紙手巾，細心地替小雛鳥揩乾羽毛，然後輕輕把牠放在門外。母鳥和雛鳥同時向對方靠近，高高興興地飛走了，消失在屋簷之外。

 敏兒看得很感動，心裏為那母子能夠團聚而高興。

 想不到只過了一天，敏兒又交上第三個鳥運。

 園子裏的樹上，每年都有鳥兒來築巢。據說因為山野的環境越來越差，所以鳥兒只好把窩築到安靜的民居之中。孩子們也見怪不怪了。

 早上，家裏的黑貓不知從哪裏找到一個小羽球，在地上把玩，邊咬邊抓。奶奶起初不以為意，倒奇怪怎麼小羽球會發出聲響，又會自動爬行。

 「哎唷！弟弟，貓在吃小鳥啦！」奶奶看清楚後，連忙呼叫。

 敏兒和弟弟立即飛跑過來搶救，把黑貓趕走。

 「很可愛的小鳥。」姊弟倆同聲說。

 那是隻羽毛剛長出，眼睛還未張開的雛鳥。牠竟能從貓的口中活下來，眞不可思議。

 雛鳥張着嘴，抬起頭。那個與牠的身體毫不相稱的菱形大口，正吱吱地叫着，不肯合上，雛鳥肚子餓了。

 姊弟倆先要為雛鳥找個安全的地方，否則黑貓又來傷害牠，就不堪設想了。敏兒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小花籃，把籃上的紙花拿掉，就活像一個鳥窩。但食物的問題又怎樣解決呢？

 「有了！」爸爸想了一會，想出了一個辦法。「把鳥籃掛在樹上，鳥媽媽自然會飛來照顧小雛鳥。」

 不一會，小籃子已經掛到樹上。雛鳥還是頻頻向天張口。起初，大家都守着籃子，等待鳥媽媽到來。可是，一個多小時過去，仍不見鳥媽媽的蹤影。大家已經放棄了守候的念頭，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了。

 突然，啾啾的鳥聲自遠而近。兩頭高冠鳥疾飛而下，在掛着籃子的樹枝頭上稍停了一會，跟着又振翅越過園子的圍牆。

 大家又聚在一起，耐心等候快要發生的事。

 籃子裏的小雛鳥，已經知道快有東西吃了，興奮得伸長脖子，張大嘴巴。

 一頭高冠鳥果然再來。牠口裏含着一條蟲子，迅速往雛鳥張大的嘴裏餵。牠等了一會，又飛走了。

 雛鳥吃過後，閉上嘴，不再伸脖子，也不再作聲了。

 不久，一頭更大的高冠鳥飛來，口裏又含着蟲子。不，是一顆圓圓的小紅果。

 雛鳥立刻覺察到了，又再啾叫起來。

 大鳥轉了一個圈，在枝頭上停下來，用同樣的方法，把小紅果餵進雛鳥的大口。

 小雛鳥好像永遠吃不飽：蟲子、飛蛾、果子，一次又一次地被塞進口裏。

 天快黑了，高冠鳥爸媽早已在樹葉叢中躲起來，但可沒有忘記不時啾叫，給予雛兒安慰的訊息。

 第二天，敏兒又在草叢中發現另一隻小雛。牠無論大小丶羽色、聲音，都跟籃子中的那隻一模一樣。敏兒把牠送進籃子裏，兩隻小雛鳥立即靠在一起，要再分辨出誰是先前住客，誰是後來居者，已經不可能了。敏兒認為牠們一定是同胞胎。

 雖然小雛鳥倆相處得蠻好，但敏兒姊弟倆卻擔心得很。半小時前，其中一隻小雛竟從籃子上掉了下來，摔得半死，幸好敏兒及時發現把牠救了，放回籃裏去。但夜幕低垂時，誰去守望牠們？雛兒掉下來就算不粉身碎骨，也會成為黑貓的獵物。那太危險了。

 姊弟倆想到在鳥籃底下倒掛一把張開的傘子，萬一雛鳥掉下來，傘子也能像救生網一樣，把牠們接住。

 傘子張開後不夠五分鐘，一隻小雛又再掉下。救生網不錯能把牠安全接住，但只見牠爬呀爬的；爬上來，又滑下去。這終究不是辦法啊！

 「還是把鳥籃帶進屋去，關在廁所裏，過一夜再算。」敏兒說。

 這眞是沒辦法中的辦法。雛鳥的父母既不能保護牠們的幼嬰，孩子們只好代負這個責任。

 天未全亮，孩子們已被雛鳥的叫聲吵醒。

 「爸爸，快把鳥籃掛出花園。鳥兒餓得很厲害。」

 途中，遇上了奶奶。

 「還有一隻。」奶奶若無其事地說。

 「甚麼？」

 「還有一隻。」

 「在哪裏？」

 「我用袋子把牠盛着。」

 「哪裏？」

 敏兒循着奶奶指示的方向，把掛在廁門把手上的袋子取下。

 「一定是三胞胎。」

 一團灰黑的小羽球，瑟縮在敏兒的手上。牠伸長了脖子，張開菱形的大嘴。

 「哪裏檢來的？」

 「黑貓銜着牠玩。」

 「又是黑貓。窗全部關上了，黑貓怎能把鳥兒從外邊銜進來？眞奇怪！」

 鳥籃的住客又多了一名，更加熱鬧了。

 雛鳥的食用，還是由牠們的父母親自負責。大鳥倆合作地飛來飛去，把覓來的蟲子和果子餵進那些張得頂大的小嘴中。雛鳥不吃的時候，大鳥們常站在同一根樹椏上。原來樹椏下邊有一個大鳥窩，可惜它的底部有一個大洞。一定是前天雷雨，把鳥窩打穿了底，雛鳥因此從窩裏掉到地上。

 天不造美，又下雨了。雛鳥們淋雨之後，很快便成為落湯鷄，顫抖着怪可憐的。

 雨下個不停，一定要把小雛們接進屋內，否則恐怕不能活命。但在屋內豈不是要牠們和父母隔絕？誰負責餵養牠們呢？管不了這麼多了，還是活過命來再算。

 一雙高冠鳥失去了雛鳥的踪影，不斷地冒雨低飛，明顯地在找尋孩子的下落。但見大鳥已經羽毛盡濕，飛行速度也慢了很多。

 一刻鐘前，高冠鳥停在一根樹枝上休息，突然轟隆一聲，閃電之後雷雨交加，高冠鳥急往上飛，之後就再沒有出現過了。

 三隻雛鳥已經整個早上沒有父母的餵哺，三張菱形的大口，張得變了正方 形。張開的大口本來伴着脖子和肩膀顫動，但餓慌了的小雛，精力已大不如前。口是開了，但顫動卻很輕微。眼見雛鳥命不久矣，爹兒三個費煞思量。怎麼辦呢？

 「還是由我們來餵牠們吧。」

 「對，牠們快要餓死了。」

 「得想想辦法。」

 結果，爸爸找來了一個長長的髮夾，權充鳥媽媽的長嘴巴。大家忙着從花盆底找蚯蚓和蟲子，割成小塊，再用夾子夾上，輕輕送到吱吱不絕的大嘴之中。一家人就這樣當起小鳥的保母來。

 雛鳥吃得還算順利。園子裏可以找得到的蚯蚓和蟲子都吃光了，連小蝸牛也給除去外殼，成為雛鳥的食糧。園子裏的食物不夠，如何是好？

 敏兒想起伊索寓言中的烏鴉，不是愛吃乳酪嗎？於是姊弟倆找來乳酪，還有麵包。先用水泡它一泡，好等雛鳥容易下嚥。

 雛鳥們竟然完全接受新口味，伸長脖子，張大嘴巴，吃完一口又一口。牠們吃呀吃的，完全沒有飽的表示。

 「怎麼知道牠們飽了沒有？」

 「如果飽了，怎麼還伸脖子張嘴巴？」

 「還是先休息片刻。」

 話剛說完，最小的一隻雛鳥，不知怎的，眼睛翻轉，抽搐了一下，竟在籃子邊沿掉了下來，一動不動了。

 「牠怎麼了？」

 「是窒息嗎？」

 「是不是吃得太多？太快？」

 爸爸把雛鳥撿起，輕輕地在牠胸前按，說：「人工呼吸可能有用。」

 但雛鳥還是一動不動。

 「牠一定是吃得太多。反胃過程中把食物吸進了氣管，造成了窒息。」爸爸說。

 「可憐的小鳥兒。」

 敏兒在園子裏挖了一個小洞，把牠放了進去，上面堆好泥土。

 又是大清早。孩子們來到放鳥籃子的小房間，房門關着，但在門外已經聽到鳥叫聲。孩子們開門一看，發覺籃子裏只有一隻張嘴的小東西。還有一隻哪兒去了？

 姊弟倆四處張望，還是弟弟眼利，看見房間一角有點黑影。他俯身拾起，手上的東西已沒有一點溫暖。

 「可憐的小鳥兒，準是昨晚掉下來受傷死掉。」

 敏兒在園子裏再挖一個小洞，把牠放了進去，上面堆好泥土。

 十天過去了。孩子們每天放學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給鳥兒請安去。那小東西已經長出很多幼毛，毛色也開始轉黑。頭頂上的冠毛，長得更是豐滿。一眼看去，誰也認得出是小高冠鳥了。

 小高冠鳥好像再不安於生活在小籃子裏，頻頻拍動翅膀學飛。但無論翅膀拍得多快，牠還是飛得不遠便掉下來。大家沒牠辦法，只好弄來一個鳥籠，再把小籃子放進籠裏去。那小東西毫不氣餒，還是不斷拍動雙翅，彷彿一定要一飛沖天。

 從拾得雛鳥，給牠棲身之所，想盡餵養方法，孩子們都參加了設計、實驗和改良。整個發展活似一個神話故事。但這神話故事卻是千眞萬確的事實。敏兒和弟弟在學校裏都不多談這事，因為他們知道不會有人相信雛鳥竟可以在家中飼養，倚靠的還是這對姊弟保母。

 這些日子來，雛鳥變得越來越頑皮了。牠三番四次地撲向籠外，把羽毛也弄傷。看來挽留牠的日子不長了。

 第十五天了。姊弟倆放學回家，如常的向鳥兒請安去，但籠子裏卻空空的。雛鳥不見了。

 敏兒心知不妙，淚珠開始在眼中凝聚。弟弟則忙着找奶奶問個究竟。

 奶奶說牠中午飛走了。

 敏兒懷着悲傷的心情仔細地檢査整個鳥籠。鳥籠沒有絲毫破損，籠門也是關得緊緊的，說鳥兒破籠而出是很難令人接受的。敏兒記起兩天前，雛鳥拚命把小頭兒伸出籠外，結果給扣在鳥籠的間隙中，幾乎要窒息了。幸好敏兒聽到鳥叫聲，趕來救回雛鳥一命。難道這次雛鳥又……

 敏兒不願多想，走到門外希望能找到那熟悉的啾叫聲。

 「也許我們該早些放牠走。」

 「也許我們根本就不該把牠帶進屋內。」

 門外樹上鳥聲隱約可聞，是高冠鳥和牠們的小寶貝在慶祝團聚嗎？